

十一宫

挑 衅

Robert Graysmith

【美】罗伯特·格雷史密斯 著 韦 丽 / 李运璿 译

死后我会在天堂重生，而那些被我杀死的人，会成为我的奴隶。

轰动世界的连环杀人悬案 历时四十年追踪完整呈现
大卫·芬奇执导的同名电影 荣获多项国际大奖提名

金棕榈奖

美国编剧
工会奖

美国视觉效果
工会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十二宫

挑 衅

Robert Graysmith
【美】罗伯特·格雷史密斯 著
韦 丽 李运璈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十二宫: 挑衅 / (美) 罗伯特·格雷史密斯著; 韦丽, 李运璿译.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7

书名原文: Zodiac

ISBN 978-7-201-13311-9

I. ①十… II. ①罗… ②韦… ③李… III. ①推理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94153 号

ZODIAC

Text Copyright © 1976 by Robert Graysmit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 Martin's Press,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2-2017-348

十二宫: 挑衅

SHI ER GONG: TIAO XIN

[美] 罗伯特·格雷史密斯 著

韦丽 李运璿 译

出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人 黄沛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 2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3.com

责任编辑 章 赓

封面设计 易珂琳

制版印刷 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620 × 899 毫米 1/16

印张 18

字数 19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 (022-23332469)

前 言	001
恋人之殇	004
目 击 者	013
信与密码	040
刀 刺	053
枪 杀	070

死亡威胁	086
大 律 师	094
通 灵 师	112
逃离魔爪	115
频繁挑衅	121
旧 案	141

十

二

宫

挑

衅

Z 中 D I A C

目 录

真 凶	248
未 完	263
后 记	267
附 录	269

罪恶累累	152
嫌疑人一	162
沉 寂	170
笔迹之谜	181
嫌疑人二	192
星 象 学	207
嫌疑人三	228

前 言

继“开膛手杰克”后，承“山姆之子”前，唯一让人不寒而栗的名字便是“十二宫”。这是一个凶残可怕、诡计多端、神出鬼没的杀人狂。自1968年以来，他连续残忍地杀掉了几十人，使得整个旧金山陷入了恐慌。在寄给报社的信件中，十二宫挑衅地使用了自己精心设计的密码，其中隐藏了他的真实身份，难倒了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国家安全局顶级的密码破译专家。

我在北加利福尼亚州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旧金山纪事报》工作，是一名社论专栏插画家，见证了十二宫寄到编辑手里的每一封信、每一份密码和每一片受害人衣服上的血迹斑斑的布块。起初我只是对十二宫密码里奇形怪状的符号感到好奇，渐渐地，我萌发了一个念头——破解凶手留下的线索，揭发他的真实身份，即使不能成功，至少可以将掌握的证据公之于众，以期未来的某一天或许能有人辨认出十二宫。

执笔之初，我遇到了两个障碍。

首先，嫌疑犯形形色色，幸存的受害人却寥寥无几，且分散异地，许多目击证人也销声匿迹。而要想找出遗漏的细节，必须先找到目击证人。其中一个目击证人先后六次改名，还有一个幸存

者隐藏了十年，使用过很多名字，而我最终通过一张圣诞卡片上的邮戳找到了她。

其次，因为谋杀案发生在不同的郡，而各郡警方相互嫉妒，各自手中都掌握着对方未留意到的重要信息。我奔波于各郡之间收集案卷，甚至把当作纪念品存入仓库和即将被销毁的案卷都抢救了出来，然后第一次放在一起，开始绘制完整的十二宫画像。

在对此案关注了数年之后的1975年，我意识到有些十二宫杀人案是不为人知的，早期的某个受害人或许知道十二宫的真实姓名，但却在向警方揭发十二宫的过程中被杀了。这个滥杀无辜的凶手令人防不胜防。

连环杀手难以抑制嗜血成性的癖好，使得加州连环杀人案的发生率逐步攀升（全美排名第二，仅次于纽约）。据司法部门统计，每年都有五百到一千五百名美国人遇害。

十二宫杀人案不是简单的杀人案件。这是一起连环杀人案件，凶手把受害人当作性娱乐对象，通过残暴的手段达到这一目的。跟踪受害人是前奏，而杀害受害人则代替了性行为。十二宫是一个性虐待狂，他通过折磨和杀戮享受性快感，暴力和性欲始终萦绕在他心里，使得他困惑并绝望。

像许多连环杀手一样，性虐待狂，聪明绝顶，初次杀人后就隐藏身份，和警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而这往往也成为其犯罪的主要动机。一旦被抓，他们还会坦白可怕的犯罪细节，这更是对警方的致命一击。尽管没人知道原因，但医生们猜测，可能是某个损坏的性染色体或早年的某种经历导致了性虐待狂的产生，如父母冷酷无情、同龄伙伴带来压力。他们在童年时期常常表现为尿床、偷窃、虐待倾向（比如残害动物等）；随着青春期的来临，这些愤怒的表现就会升级成狡猾而隐秘的性虐待行为。

如果要用一个关键词来描述整个十二宫谜案，那就是困扰，光是被排除的十二宫嫌疑犯就有两千五百多人。受到十二宫的困扰，受害人被卷进悲惨和毁灭的漩涡中，无法觅得安宁；许多警探婚姻破裂，事业中断，健康被毁。

我写这本书，希望可以做些什么，改变些什么，让凶手停止杀戮。随着每一个古怪的符号和密码慢慢地被解开，我明白了凶手是如何写出这些让人匪夷所思的十二宫信件的，也明白了他杀人的意图，以及他的“十字圈”符号和类似行刑官装扮的灵感来源。

这是一个持续了将近二十年的真实案件，而至今仍在继续。我在书中收录了几百项从未公开过的事实，并且我相信，经过八年的潜心研究，我所提供的信息都是准确的。这些年，警方和报社只公布或翻印了十二宫信件的零星部分，而本书则首次将十二宫写给警方的每一个字都呈现在读者面前。

由于创作的需要，在极少数案件中，我省略了一些目击证人的姓氏（警方知道他们的姓名），更换了几个十二宫主要嫌疑犯的名字，以及他们过去的工作记录、教育背景和居住地等信息。为了保证叙述的流畅，我重新设计了部分缺失的对话。

信件、密码、死亡恐吓、一个戴着头罩逍遥法外的杀手、全力以赴的警探，这就是十二宫谜案的全貌。这个谜案也是我所知道的最令人胆战心惊的故事。

罗伯特·格雷史密斯 旧金山 1985 年 5 月

恋人之殇

大卫·亚瑟·法拉第在绵延起伏的山中穿行。俯瞰瓦列霍郡，整个城镇尽收眼底：金门桥，圣巴勃罗湾的渔民，帆船和快艇，宽阔的街道和沿街树木，还有那些骷髅般的黑色吊车、码头、战列舰、砖砌烟囱，以及匍匐在海峡上的阴森的马雷岛和岛上的三层仓库。“二战”期间，成千上万的人涌向这里参加海军，瓦列霍因而改头换面，成了一个新兴城市。人们用廉价的胶合板和灰泥板瞬间就拼凑起了一个个临时建筑。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些建筑成了黑人贫民的永久栖居所，种族仇恨在此滋生，帮派暴徒四处横行，罪恶甚至蔓延到了中学。

大卫是瓦列霍中学数一数二的好学生和才子。他17岁，是校体育队的运动员。1968年年末，他邂逅了16岁的贝蒂·洛·詹森，一个有着深色头发的漂亮女孩儿，家住城镇的另一端。大卫每晚都要穿越整个城镇去和她见面。

1968年12月20日周五的下午5点，在阿内特大街上，大卫和贝蒂正在与几个朋友商量晚上约会的事情。这是他俩第一次去参加集体聚会。

大卫是6点离开的。7点10分，他开车送妹妹黛碧去参加彩虹女子团的聚会，地点是索诺马大道上的飘缢亚城堡。大卫告诉妹妹，他和贝蒂最后可能会去赫曼湖路，因为据说那晚有一群年轻人都要去那里。然后，他开车回家了。他家的房子建在色利诺车道旁，那是一幢丁字形构造的建筑，外面包裹着绿色和棕色的木瓦板，四周围绕着修剪整齐的树篱和两大片圆形灌木丛，右边有一棵参天杨树，对比之下，房子显得十分低矮。

7点20分，大卫开始为赴约而打扮。他穿上一件淡蓝色的长袖衬衫，套上一条棕色的灯芯绒李维斯裤子，脚上则是黑色短袜和粗糙的皮制短靴。他将一块铭

合金表壳、表带的天美时腕表戴在左手腕上，又将一大把一美元和五十美分的零钱随意塞到右侧的裤兜里，还揣了一条白色手帕和一小瓶百日香口腔清香剂。接着他把一个镶嵌着红宝石的黄色金属指环套在左手中指上，然后拿起梳子，将前额上的棕色短发斜向后梳过去，额头下方是他睿智的双眼和宽厚的嘴唇。最后，他麻利地穿上米色运动外套。

7点30分，大卫和父母道别，走出了房子。他深吸了一口夜晚清冷的空气——当时气温只有22摄氏度，径直走到那辆1961年产的漫步者四门旅行车旁。这辆棕色和米色相间的车是以他母亲的名字注册的。大卫将旅行车倒出私人车道，驶入展览会行车道，开向80号州际高速，行驶了1.25英里后便驶出了佐治亚大街，接着右转至黑泽尔伍德，一路穿行直至里奇伍德住宅小区123号。一栋低矮的公寓掩映在常春藤和高大的树丛之间。大卫将车停在公寓前，时间是晚上8点。

贝蒂和大卫一样，也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她的父母知道，今晚女儿要和大卫一起去参加学校举办的圣诞颂歌音乐会，学校就在几个街区以外。

贝蒂打量着镜子里的自己，她将头上的彩色丝带系好，柔顺的棕色长发倾泻而下，直至肩上，衬托出她美丽的脸庞。她身着一件紫色迷你裙，袖口和领口都是白色的。她那乌黑明亮的大眼睛充满了神秘感。最后，她穿上了一双鞋。

突然，贝蒂神情紧张地扭过头朝右后方的窗户望去，确认窗帘已经拉上。她不止一次地告诉妹妹麦勒迪，她觉得有个男生在偷窥自己，而且有好多次数森太太发现公寓的侧门是敞开的。到底是同班同学，还是另有其人？

等待贝蒂期间，大卫和贝蒂的父亲凡尔纳聊了起来。贝蒂的父母都来自中西部，但贝蒂和大卫的母亲一样，出生于科罗拉多。贝蒂出来时，大卫帮她穿上白色皮大衣，而贝蒂则手拿着钱包和爸爸吻别，然后告诉爸爸音乐会结束后他们会去另一个舞会。8点20分，两人离开贝蒂家。贝蒂向爸爸保证会在11点之前回来。

不过，大卫和贝蒂并没有去音乐会，而是去了同学莎伦家。莎伦家在布伦特伍德，离学校很近。他们在莎伦家待到9点，最后莎伦送他们上了车。他们并没有告诉莎伦接下来要去哪里。

差不多同一时间，在瓦列霍东边数英里之外的赫曼湖路上，两个捕捉浣熊的猎人把红色敞篷车停在马歇尔农场里，他们看见一辆1960年出产的白色四门金

属顶盖式雪佛莱羚羊停在贝尼西亚自动抽水站的入口处，还有一辆卡车驶出抽水站大门，开向偏僻的马路。

9点30分，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一对年轻的恋人把跑车停在路旁，因为男孩儿要调整一下发动机。这时，一辆看上去似乎是蓝色的瓦力安特从贝尼西亚方向驶来，朝瓦列霍方向开去。车经过他们后减速前行了几米，继而停在了路中央。那车白色的倒车灯骤然亮起，接着以慢得可怕的速度朝他们倒退过来。在缓缓逼近的过程中，似乎夹着一丝凶兆，一股邪恶的空气正在聚拢。男孩儿不由得发动引擎，和女友飞一般逃离了这里，那辆瓦力安特紧随其后。开到贝尼西亚岔路口时，那对恋人掉转了方向，而尾随的车却照直前行。

10点，老伯杰斯农场的牧羊人宾格·维舍尔正在贝尼西亚自动抽水站以东地区查点他的羊群。他看到一辆白色的雪佛莱羚羊汽车在水站门前的入口处停了下来，同时也瞥见了那两个捕捉浣熊的猎人和他们1959年产的福特卡车。

大卫和贝蒂去了埃得先生汽车餐馆，他们喝了可乐，然后沿佐治亚大街驾车向东行驶，随后左拐驶入哥伦布车道，到达瓦列霍城郊时向右转道，于是到了狭窄而曲折的赫曼湖路上。他们路过SVAR砂石与沥青材料公司的高塔，只见机器正大口大口地啃噬着橙褐色的山腰，因为这里有几处银矿，听说有两个人计划在这片农田上经营一个银矿。在一公里内，路边聚集着许多小型农场。白天，山腰上散落着黑白相杂的点，那是正在吃草的牛群，惨淡枯黄的山坡与明亮刺眼的蓝天形成强烈的对比。而现在是晚上，漆黑浓重的夜色在漫步者车头灯射出的两道光柱旁潜行。大卫和贝蒂一直向东，来到了偏远的情人小径。警察时常从这里经过，以提醒在这偏僻的地方约会的恋人们可能会有危险。

临近10点15分，大卫把车右拐，驶出公路15英尺后在赫曼湖自动抽水站有链条围栏的入口处，即10号门前的碎石路上朝南停下来。他锁好车门，把贝蒂的白色皮大衣、钱夹以及自己的运动外套放在驾驶座后面的座位上，然后打开空调，又将前排的座位靠背往后调成45度。这一片没有路灯，而空地上到处都是坚硬的岩石，四周环绕着平缓的山丘和农田。恋人们都喜欢这个地方，因为巡逻的警车一从远方的路口出现，就可以看到闪亮的车灯，这样，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处理掉手中的啤酒和酒杯。

10点15分，一个女人和她的男友开车路过这里，当他们15分钟后从公路尽头返回此地时，漫步者旅行车还在原地，但却是面朝东南方向的。

10点50分，斯蒂拉·伯杰斯太太到了自家在赫曼湖路的农场，距离大卫和贝蒂停车的地方大概2.7英里。伯杰斯太太刚走进房间，就接到一个电话，是母亲打来的，让她晚些时候去一个演出地点接13岁的儿子回来。

11点，佩吉·约尔太太和丈夫霍莫尔开着一辆1967年产的金色庞蒂克轿车来到赫曼湖路，他们是来检查公司铺设在抽水站的输水管道的。经过漫步者旅行车时，约尔太太看到大卫坐在驾驶座里，女孩儿倚着他的肩膀，而当车灯照亮抽水站门前的空地时，她看到大卫的双手已经放在方向盘上了。

约尔夫妇检查完工地，到了山脚下，拐进马歇尔农场，在那儿掉转车头，准备返回贝尼西亚。猎人的红色敞篷车停在距路边25英尺的田野中。两个猎人戴着绒线帽，穿着捕猎外套，坐在敞篷车里。约尔夫妇的车再次经过漫步者旅行车时，大卫和贝蒂仍坐在车里，还是原先的姿势。两个猎人也看到了约尔夫妇的车，以及那辆孤零零地停在抽水站门前的、面朝大门的漫步者旅行车。11点05分，他们离开了这里。

又一辆车从远处路口拐过来，车灯像发光的眼睛，从山峦那边射出两道光瞥向这里，照见了相拥在一起的大卫和贝蒂。但那辆车并没有从抽水站旁边开过，而是停在了漫步者旅行车右方10英尺的地方。车里的人影模糊难辨，就像那些盘曲在四周的昏暗的山丘一样，只能看出个轮廓——弓着身子，粗壮结实，隐藏在风衣之中。黑幕中蓦地闪过一丝亮光，像是玻璃的反光，只一瞬便消失了。

在这条偏僻的乡村公路旁，两辆车就这样并排停着。

11点10分，贝尼西亚哈姆勃炼油厂的一个工人踏上了回家的路。他漫不经心地经过了漫步者旅行车，看到了车里的情景，丝毫没有留意到另一辆车的牌子和颜色。很快，这个炼油工人开着车消失在远处。

一阵干燥的风缓缓吹过，路边僵冷的草瑟瑟作响。

终于，陌生人摇下车窗，要求大卫和贝蒂从车里出来。这对年轻人感到很诧异，他们拒绝了这个要求。然后，那个身材粗壮的人打开了车门，当他走下车时，从深色的外衣里拔出了一把枪。

陌生人站在贝蒂座旁敞开的车窗前，怒目凝视着她。但他并没有从贝蒂所在的乘客座车门这一最便捷的入口冲进车内，而是绕着车身移动，步履间透着丝丝杀气。突然，他停下脚步，瞄准右侧后车窗的中心点射了一枪，子弹震碎了玻璃。接着他走到车体左侧，朝左后车轮架又是一枪，这是在逼迫这对年轻人从汽车右侧门出来。

而他得逞了。

先出来的是贝蒂。正当大卫挪动身体准备夺门而出时，陌生人从左侧车窗探身进去，将枪管抵在大卫左耳后偏上部位，并扣动了扳机。子弹水平前行，在枪口接触点留下一块火药的灼伤，继而炸裂了男孩儿的头骨。贝蒂尖叫着，沿公路朝北边的瓦列霍狂奔。在她身后，那个粗壮的男人追逐着举起了枪，在不到 10 英尺的距离内，他朝她连开了五枪，每发子弹都射进了她的背部右上方。

这种射击手法让人难以置信——移动的目标，在砂石地上跑动的枪手，并且是在漆黑一片的乡间公路上。

贝蒂在漫步者旅行车后离保险杠 28 英尺 6 英寸的地方倒下了，当场死亡。这个逃命的女孩儿甚至都未能跑到公路的人行道上去。她右侧着地，脸朝下，脚向西。而大卫仰卧着，脚朝向汽车的右后车轮，短促的呼吸几乎难以察觉，一大摊血浆在他的脑袋周围积聚、扩散。

凶手倒车回到漆黑而曲折的公路上。最后，他驶向了远方。

此时，伯杰斯太太还没有脱掉大衣。她挂断电话，把婆婆和女儿带到车里，准备去贝尼西亚。出门前，她瞟了一眼厨房的挂钟：11 点 10 分。她以 35 英里的时速驾着车，四五分钟后到了大卫停车的地点。当伯杰斯太太从靠近链条围栏边缘的路口拐过来时，在车头灯的亮光下，她看到了那可怕的景象。起初她以为是车里的人摔出来了，但紧接着，在稍远处的黄色菱形交通标志牌旁边，她发现了贝蒂。漫步者旅行车的右前门开着，四周一片死寂，只有车内的加热器还在不停地嗡鸣着。

伯杰斯太太以时速 60 英里甚至 70 英里的速度，沿着狭窄的高速公路前往贝尼西亚求援。就在 680 号州际高速公路以北，她看到一辆贝尼西亚巡逻警车，于是按响喇叭，不断地开关车灯，希望引起注意。随后，这两辆车在东二街的安科

加油站前停下。惊魂未定的伯杰斯太太把目睹的惨状告诉了巡警。此时是11点19分。

巡逻警车火速行驶，蓝色的警灯在夜幕中闪烁，3分钟后警车便抵达了案发地。巡警丹尼尔·皮塔和威廉姆·T. 华纳察觉到了男孩儿的微弱呼吸，立即呼叫了救护车。他们仔细检查着这辆双色的漫步者旅行车：发动机是温热的，车还点着火，右侧前门敞开着，另外三扇车门和尾门却上了锁。他们还在车内右前方的地板上找到了一颗0.22口径手枪弹壳。现场的地面已经结冰，因而看不出任何轮胎印和搏斗的痕迹。

他们为贝蒂的尸体盖上一张毛毯。从她口鼻中流出来的血聚集在她周围，又汇集成一条血路延伸到汽车那里。

大卫脸朝上躺着，右脸颊上肿起一大块，手和衣袖上都是鲜血，双脚紧挨着车的右侧前门。皮塔从他左耳伤口边缘的深色区域推测出，子弹是在极近的距离内射出的，华纳则沿着大卫的身形画出了粉笔轮廓。

一辆A-1救护车的红色车灯划过夜幕，随后救护车紧急刹车了。大卫被抬上担架，安置在救护车内部。接着，救护车以每分钟一英里的速度奔向瓦列霍中心医院，急救笛声响彻天际。

11点29分，皮塔打电话给郡里的前验尸官丹·霍安。同时，他用无线电通知了索拉诺郡治安官办公室，请求其派出一个小组和一位调查员。因为案发地还没有被正式划入索拉诺郡，所以不属于贝尼西亚警方的管辖范围。

霍安迅速地穿好衣服，等他和来自贝尼西亚的拜伦·桑福德医生抵达喧闹混乱的案发现场时，已将近午夜了。每当这种惨剧发生，霍安总是亲自通知受害人的家属，并承受由此带来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对他的心脏伤害很大，最终，他不得不辞职。桑福德让人把贝蒂的尸体送去解剖，并强调一开始要从尽可能多的角度拍照。

托马斯·D. 巴尔默是费尔菲尔德《每日共和国》报社的记者，他在此已等候多时，但直到12点05分治安官派来的调查员抵达时，他才得以靠近现场。

警探莱斯·伦德·布拉德一年要处理两三起谋杀案。现在，他正若有所思地

站在漆黑寒冷的赫曼湖公路上。他头上的窄边帽子压得很低，几乎遮住了那张饱经沧桑的线条粗犷的脸。自从他1963年成为治安官办公室的警探以来，这顶帽子几乎就从未离开过他。借助手电筒和为摄影师及指纹采集人员架起的照明灯的光线，布拉德画下了犯罪现场的草图。多辆警车列在路边，它们发出的无线电噪声打破了深夜的寂静。

布拉德命手下布特巴赫和沃特曼去医院听取大卫的陈述。12点23分，当两位警官到达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找到护士芭芭拉·罗欧时，却被告知男孩儿在送抵医院时就死了，时间是12点05分。于是，他们打电话到治安官办公室，请来了代理治安长官J.R. 维尔森。维尔森用相机拍下了男孩儿左耳后由极短射程造成的火药灼伤、右脸颊上的肿块，以及凝结了厚厚血块的头发。

赫曼湖公路上，警察们正在往漫步者旅行车上刷粉以显现潜在指纹。随后，他们四散寻找枪械和其他可能的线索。贝尼西亚警方进行测量，布拉德做记录。他们采集到的照片和证据将被移交到索拉诺郡治安官办公室。皮塔和华纳将犯罪现场保护得很好，尸体已经被隔离，在他们做好拍照、鉴定及精细的测量工作之前没有发生任何移动，这样才能确保带到法庭上的是没受到破坏的证据。尽管如此，仍缺少实物证据。他们也做了精液检测。

后来，在大卫头部的粉笔轮廓旁边，他们还发现了更多的空弹壳，加上之前的一个总共有九个。凶器可能是一支0.22口径J.C. 希金斯80式手枪或高标准101式手枪。子弹是温彻斯特弹药公司1967年10月开始生产的Super X铜被甲子弹，还是较新型的产品。旅行车的顶部有一处弹射的痕迹，车前的地面上有一排极浅的鞋印通向乘客座一侧的车门。此外，在水站后方上了锁的围栏外，有一个较深的鞋跟印。

一名救护人员说，他从没见过这么多血淌在路边。布拉德后来也回忆说：“这真是一起惨绝人寰的双重谋杀案。”

夜里1点04分，布拉德离开现场前往瓦列霍中心医院，接着又去了殖民地教堂殡仪馆，在那里见到了布特巴赫和沃特曼，三个人同霍安就贝蒂·洛·詹森尸体上的子弹位置进行了探讨。

布拉德默然地站在阴影里。在荧光灯刺眼的光线下，殡仪馆工作人员褪下了女孩儿的衣服。突然，有什么东西从她紫色的裙子里掉了出来，落到了地板上，一直滚到布拉德的靴边。警探慢慢弯下身拾起，是一颗 0.22 口径的手枪弹头，它穿过贝蒂的身体后藏在了她的裙子里。布拉德神情凝重地把它放进一个药瓶里，收集起女孩儿沾满血迹的衣服，回到了办公室。布特巴赫和沃特曼则一直工作到凌晨 4 点半才收工。

解剖从中午开始，先是贝蒂，一个半小时之后是大卫。下午 1 点 38 分，病理学家 S. 施莱医生发现了夺去大卫性命的那颗子弹。因与死者右侧颅骨撞击，这颗子弹成了扁平状，随后被棉花包裹着送到了布拉德那里。

从受害人身上和车内已找到了七枚弹头，四枚完好，三枚受损。还有两枚始终未能找到，遗失在了赫曼湖路边的田野中。每一枚弹头都有右旋痕迹，六条阳线道，六条阴线道，是“6-6”的弹道模式。

制造枪支时，会在枪管内嵌入一个金属旋转切割工具，也叫“拉刀”，当它被拉动通过枪管时，会在膛壁上留下螺旋状沟槽，即“膛线”。子弹射出后，膛线会切入子弹外壁，使之高速旋转，这样子弹在离开枪口后可以飞得更稳。这一过程也会在子弹表面形成独一无二的痕迹，叫作“阴线道”（螺旋沟槽）和“阳线”（沟槽之间的部分）。同指纹一样，这种痕迹使子弹只能匹配上那支特定的射出它的枪。在比对显微镜下，抛壳顶杆和退壳器在弹壳上划出的痕迹也可以确定弹壳与枪支的匹配关系。

正如布拉德所说：“调查的过程就像树上的枝条一样向无数个方向延伸。”他要从掌握的事实出发，沿着每一条支路去探寻。他先研究行车里程和时间，变换不同的车速，从众多嫌疑人和受害人的住处开往事发地，一点儿一点儿地重现受害人最后一天的经历，并取得了三十四份详尽的陈述。布拉德一刻不停地工作，他调查了两名受害人的个人情况，询问了他们的亲友和居住在本地的几位嫌疑人。当然还有其他的可能——纳巴郡州州立精神病院登记在册的病人中，有二百九十人就住在这个地区。

霍安从贝蒂家人口中得知，有一个男孩儿疯狂地迷恋贝蒂，不仅在学校里骚

扰她，还威胁过大卫——“我真想用指节铜环敲死你”。他们怀疑，夜里在她家院子里鬼鬼祟祟游荡的就是这个男孩儿。霍安将此事告诉了布拉德，但布拉德发现这个人有一个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在他妹妹的生日宴会结束后，他看了电视节目《全球事件》，一直看到 11 点，身边还有马雷岛警察的“陪伴”。

来自公众的线索源源不断，但在这场凶杀案的背后似乎不存在任何动机，只是纯粹为了在杀戮中体验快感。布拉德既未发现抢劫的意图，也未查出性侵害的迹象。或许对于凶手而言，杀人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性欲的宣泄。

萨克拉门托（加州首府）刑事鉴定与调查中心也没有令人振奋的消息——

除了对业已发现的任何 J.C. 希金斯 80 式自动手枪深入检验外，任何具有下列特征的枪械均有待进一步测试：

a. 弹壳：12 点钟位置形成半圆形撞针痕，3 点钟位置形成退壳痕，8 点钟位置有轻微的抛壳痕（通常难以测出）。

b. 枪管或被测试子弹：六条右旋阴线道，阳线与阴线道比例 1 : 1+，阴线道宽度约 0.056 英寸，阳线宽度约 0.060 英寸。

因对其构造特征不了解，即便找到了枪械，鉴定工作也将面临极大困难。

女性受害人的衣物检验（第九项）显示，其身体前面靠近中央部位有一个枪洞，背部右上方有五个枪洞。除背部最上方的枪洞（附近有一小块火药残余）外，所有枪洞周围的皮肤都无烟晕沉着或火药残余。由此可见，凶手在射击时距离受害人至少数英尺。但只有在查获并测试相关枪械后，才能确定他与射击目标的最短距离。

就这样，没有目击者，没有作案动机，也没有找到嫌疑人。

目 击 者

“太可怕了，我认识那两个被杀的年轻人。”大卫和贝蒂被杀害的第二天，得知此消息的达琳·菲林对她的同事博比·拉莫斯说。

“真的？”博比问道。

“是啊。我再也不会去那里了。”达琳说着，打了个寒战。

达琳和那两个人是在霍根高中认识的。霍根高中与达琳家仅隔着一个街区，达琳曾在那儿上过学；后来，她去了瓦列霍杂志街上的特里饭馆打工。周五到周日三个晚上，达琳和博比都要工作到夜里3点。

22岁的达琳体重130磅，高5英尺5英寸。她总爱穿着背带裤，芭比娃娃般标致的脸蛋上镶嵌着一双灵动的蓝眼睛，不戴眼镜的时候会戴着假睫毛，再加上一头金色的短发，看上去更像是个17岁的孩子。她做起事来也是这样，总是那么热情友善，和谁都聊得来，往柜台那儿一站，不乏前来搭讪的人。这样的女孩儿，谁见了都想带回家去。但博比总是说她：“别见谁都搭讪，并非每个人都是你的朋友，只是你自己那样认为而已。”

从五年前的照片上看，当时只有17岁的达琳与贝蒂很像。在朋友眼中，达琳性格外向，经常大笑，爱开玩笑，也很健谈，喜欢结识新朋友，没有什么防备心。

达琳和她的第二任丈夫迪恩以及女儿戴娜住在华莱士街560号，房东比尔和他的妻子卡米拉·利是恺撒宫任意大利餐馆的老板，迪恩则是这家餐馆的助理厨师。达琳家还有一位保姆，名叫凯伦，只有17岁。

1969年2月26日晚上，凯伦走到窗前看了一眼华莱士大街，从昨晚10点开始，有辆车就一直停在那儿。她敢肯定，车里的男人正盯着达琳家的一楼。